

## 谈今

## 作品传世靠“匠心”

□ 涂玉国

今年暑假，国产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一骑走红，仅上映6天票房就突破12亿元，远远超过了同期上映的美国动画大片《狮子王》20天总票房的成绩，成为近年来国产动漫电影的一个高峰。

国产动漫电影一直受人诟病，为什么这部影片却得到广泛好评呢？这是因为该部电影从诞生之初便确立了精品意识，认真打磨、精雕细琢的结果。该片剧本打磨了2年多时间，制作花了3年多时间，60多家团队、1600多位制作人员参与……仅“江山社稷图中四个人抢笔”的草图就做了2个月，因为对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该片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前，国产动漫影片《大鱼海棠》制作了10年，《大圣归来》制作了七八年时间，因为慢工出了细活，这些动漫电影都获得了观众认可。

8月16日揭晓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5部获奖作品都是历经多年的匠心之作。《应物兄》写了13年，《北上》经过了20多年的文学积累与准备，《牵风记》更是经过了长达50多年的反复酝酿、写作与

文学创作切不可急躁，应像工匠一样，有一颗打造传世之作的

“匠心”。

重构。正是这种“慢工”才出了“细活”，受到评委和读者的认同。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过去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的闲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凡事图快，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新常态，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快餐文化”大行其道。“快餐文化”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实则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一阵风吹过，便会“雨打风吹花落去”。

文学是培根铸魂的事业，是育人化人的事业，是穿透人心的东西，要不得半点花枪，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潜心静气，用“十年磨一剑”的匠心来打磨。急不得，快不得，赶不得，必须发扬“两句

三年得”“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雕琢精神，千淘万漉、千锤百炼，方能成就精品力作。

近年来，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都要弘扬“工匠精神”，要求广大企业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提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执着精神，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最终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说，“工匠精神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工匠精神”本质就是脚踏实地，精工细做，力求完美。说到底，无非是“认真”二字。德国的工业产品为什么享誉世界？就与德国崇尚“工匠精神”有关。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直至1880年才由

德国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长达600多年，因为“慢工细活”，才被誉为哥特式教堂建筑中最完美的典范。日本很多企业在品牌培育、产品打造上，不是忙于上市圈钱、忙于做大做全，而是精工慢活，专注技术和产品的精益求精，使很多企业都成为百年老店，有3100多家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居全球之首。

工业产品制造如此，文学创作同理。要改变当下文学有“高原”无“高峰”的现状，必须提倡“文学工匠精神”，在思想艺术上精雕细琢，在布局谋篇上精耕细画，在文字语言上精深提炼，把每一篇作品都当成宝玉进行研磨，反复修改，炼意炼句炼词炼字，力臻完美，方对得起读者，方对得起“文以载道”的神圣使命。

俗话说，一口吃不了胖子。文学创作切不可急躁，应像工匠一样，要具有一颗打造传世之作的“匠心”，每次写出初稿后，都要静静地坐下来，细细地打磨取舍，至少要做到“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也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

## 紧紧搂住时代之花

□ 贾浅浅

——评刘笑伟军旅诗集《强军 强军》

一个满怀时代梦想和奋发

前行的诗人必能摆脱“小我”的

束缚，心怀时代担当、艺术担当、

创作格局和真情大爱，在烟火中

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

英国现代主义文艺评论家克莱夫·贝尔说，“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艺术的本质。军旅诗人刘笑伟在他的创作中并没有陷入仅仅突出政治性、忽视艺术性的窠臼，而是试图在基于时代意识、人民意识、使命意识的风骨中去寻求阳刚、大气、纯粹、自足的诗性意味。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动的实践中汲取力量与灵感，不断拓展诗歌的疆界，不断提升诗歌的境界，在其特定题材的创作中倾注了石火电光般的诗意内涵，抒发了新时代军人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壮志豪情。

20世纪的文学巨匠威斯坦·休·奥登在他的《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简捷地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我并不是说刘笑伟已是一位大诗人，而是想说，通过阅读他的诗集《强军 强军》以及其他诗作，给读者一种这样的感受：他创作的鲜明时代特征，使他在单一的题材里留下了诗性创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且有足够的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对此，军旅诗的爱好者们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奥登还在他的《染匠之手》中说道：“当我读一首诗时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这里有个词语的精妙设计，它是怎么起作用的？’第二个问题是最宽泛意义上的道德问题：‘这首诗中栖居着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对美好生活和美好处的观念是怎样的人？他对恶毒的看法如何？他对读者隐瞒了什么？甚至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无论是从感性直观还是智性直观的角度，都能通过词语和语言而见作者的心灵与心智。刘笑伟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拆弹手”，他把精心打磨诗句形容为拆炸弹，想象奇特，构思新颖，使人过目难忘：“你必须把这金属的炮弹/拆分，组合，打磨，刨光/让它变得浑圆/不再有棱角……或许是一个动词/也可能是一个名词/我必须小心打磨/保持它们微妙的平衡/让它们发出形容词般的微光/我怀着这个炮弹/尽量让里面的火药温柔下来/变成黑色的土/孕育一畦繁花……”

那些原发性的语词和语言，使刘笑伟的诗句绕过了军旅题材创作中易于直白、生硬的局限，而融汇既属于自身、又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故事，见证当下家国的时代变迁，邂逅与相逢新时代的强军故事，从而带给读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引领他的不是某种诗学理论，而是现实生活中常人视而不见的生命光华，以及在语言之外保持着善意和沉默的部分。这样的诗性表达，总有着一种撩人心魄的力量。

“我们是绿色的海洋，是枪炮所构造的/金属的鸽子，是夏日乐章中/最热烈的一节；是峭壁上的花朵和黄金/是转折关头升腾的烈焰/是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在诗人笔下，新时代军人的内涵和价值得以诗意呈现。

诗人在《大片的歌声》中写道：“士兵的嗓子是辽阔的黑土地/里面栖息着大片大片的森林……”诗意在生动的比喻中让人伸手可触。在《枪族》一诗中，诗人找寻着枪与其他事物的内在关联：“大片森林汹涌不息地跌倒/经过死亡精心的雕琢/成为枪的一部分/乌黑的矿石冶炼无数次之后/凝聚成枪的脊梁/和闪亮的准星……”

人性是诗性的出发点，毫无疑问，诗者随时都置身于传统、现实、文化、价值选择等的影响之下。作为军旅诗人，刘笑伟必然要触碰比个人心灵更遥远的东西，必然要有日月星辰的光泽与金戈铁马的铿锵之声。在他笔下的人物坐标中，抽象的思想情感与丰沛的人物形象贯穿整个创作脉络。那些心理与文化关系的投影，几乎得到他最直观和具体的展示——确切地说，是一种历史感与诗意的互为呼应。比如他这样写一位老兵：“战争击沉了老兵的声带/他拄着拐杖，一动不动地凝视夕阳/几个光腚的娃子在他的歌声下栖息/他的歌声嘶哑，如蓝空中的鹰……”

新时代构成了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理解与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历史语境。一个满怀时代梦想和奋发前行的诗人必能摆脱“小我”的束缚，心怀时代担当、艺术担当、创作格局和真情大爱，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正如诗人奥登所说：“我以自己的心坎，紧紧搂住时代的花朵，以及大千世界的初恋。”

## 该给孩子

## 什么样的假期

□ 李予阳

## 名家

最好的

朋友圈，最

值得仰慕珍

惜的朋友

圈，就是梁

漱溟这样因

学术而论文

的朋友圈。

学习，不只是书本上的学习。走万里路，永远是室内苦读不能代替的。

暑假已经过完了，可是不少孩子眼巴巴盼望的度假并没有真正到来。每到假日，包括平时的双休日，不少孩子其实都难得休假。学校的课程结束了，但各种超前辅导班、补习班等课外培训正如如火如荼展开，不少学生不是在上学习班就是在上学习班的路上。放假前就有“过来人”教诲“学习成绩拉开距离的是假期”。压力之下，众多家长和孩子都丝毫不敢松懈。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还是尽力给孩子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旅行、参加夏令营，甚至不惜代价让孩子参加一些价格不菲的出国游学团。但是，这些是真的适合孩子、是孩子想要的吗？

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讲述自己少年时代，提到自己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假期活动经历是这样的——“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越野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雨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还有在湖南徒步旅行走遍5个县，在图书馆自由阅读的经历。

徒步、户外生存、野外锻炼……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也能磨炼意志，增强自信，还能了解国情。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意思是强壮健康的身体，是创造文明、改变世界的前提。

成长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提前学习课程、填鸭式补习，把本该自由发展、锻炼体格、探索大自然的时光全部用来上各种补习班，看似跑在了前面，其实是浪费了最宝贵的成长窗口。如果少年儿童没有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只是听凭成年人安排自己的人生，是有害的。唯分秒论的单一追求也导致一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容易出现缺乏人生目标、厌学、感到没有价值的“空心病”问题。

走万里路，永远是室内苦读不能代替的。不用舍近求远，到农村去看繁星点点，或到郊外接触大自然，读自己平时没有时间读的课外书，实践生活技能，发展爱好，与家人朋友相聚……这些才是孩子应有的假期。

父母作为“过来人”更应该知道，人生是长跑，而不是短跑。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强健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拥有这些，才能在未来经风雨见彩虹。要让他们明白，人生不是一场枯燥乏味的劳役，而是丰富多彩、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旅程。

不要等到失去了宝贵的童年、少年时代再去后悔，请给孩子一段难忘的假日经历吧！

## 世说

## 观望

乐队的

夏天火起来

是一个信

号，它让音

乐人知道了

国内的年轻

听众依然感

意欣赏、懂

得欣赏好奇

乐。

## 梁漱溟的朋友圈

□ 李尚飞

十年的交契至好。

此外，尚有夏溥斋、陈亚三、王鸿一、叶石荪、李渊庭等人，与梁漱溟也都是因学术而论交的。

相信在梁漱溟的早期生涯中，与他来往交际的远不止这些，他只是挑拣其中交往深厚的娓娓道来。然而，仅就这些，可谓管中窥豹，已能想见前辈们的追求和为人了。

梁漱溟这个师徒弟子圈的建立，有着它的重心、中心存在，他们都是因为学术而聚合在一起的。有的是彼此在一些观点上存在分歧，在相互探讨和争论中走到了一起，并且友情逐渐走向深入；有的是个人思想上存在问题，在向梁请教学习的过程中，感情变得日益深厚；有的更是抱着一种向学之情，觉得从梁那儿能学到许多东西，所以主动结交请教。在彼此交流中，学习的人学问走向深入，而梁也从他们那儿获益不少。

由于这个圈子是建立在纯学术基础上的，所以，中间很少夹杂功利性的东西，而学问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交往既显得纯洁，又显得持久。由于共同的追求，这个圈子逐渐扩大，本来毫无关系的人，由于研究学术的缘故，互通有无，也走到了一起。

梁漱溟与人主动结交也好，其

他人与梁主动结交也好，首先是出于对其人学术的敬佩，自己想从他那儿学到一些不具备的东西，或者解决一些留存的思想上的问题，这就是古人最为尊崇的“为己之学”。这种交往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升自我。抱着这种目的的交往，不存在年龄、学历问题，也就是“达者为师”。于是，就出现了最终是否获得文凭无所谓的情况，也出现了不远千里、抛家别业来投奔的情况。

在彼此接触时，一般刚开始，涉及的是学术，而由学术则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梁漱溟多次提到看到其人为学的不苟、为人的严谨、志向的高远等，这些都是学术交流过程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东西，是伪饰不了的。唯其如此，才能真诚论交，并且将这份友谊长期保持下去。

朋友圈的建立，或缘于性格相投，或缘于志趣相合，或缘于利益相关，或缘于经历相似，而最好的朋友圈，最值得仰慕珍惜的朋友圈，就是梁漱溟这样因学术而论交的朋友圈。这种朋友圈，没有功利相关，瑕疵便少；逐步走向深入，日久弥笃；有益提升自我，每有所获。我们也应该追求、认同、拥有这样的朋友圈。哪怕实现不了，也可以“心向往之”。

## 乐队的夏天，音乐人的春天

□ 余颖

乐集团副总裁杨浩宇透露，从2015年成立至今，秀动每年的票房营收都能达到翻倍以上的增长。

Livehouse火起来，背后的支撑是整个音乐产业链的逐渐成熟——基于大数据功能，秀动能让音乐人找到热爱他们的乐迷，实现乐迷的裂变。对音乐人来说，秀动一站式解决演出筹备工作，高效完成场地排期预定和巡演路线规划。秀动开发的预定系统让Livehouse场馆可以在线上自主管理档期，对运营数据更加了解。

更重要的是，秀动帮助音乐人从Livehouse走向麦田音乐节，再到大型演出，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增量平台。这背后，是太合音乐集团的演出内容制作、巡演策划、统筹、新媒体传播、安保及报批等能力，帮助音乐人解决了此前他们头疼的各种问题，让音乐人只需要安心做音乐，就能有舞台唱歌。

这些小众乐队能够集合到一起唱歌，也反映出中国音乐产业的交融性在增强，更有利于发掘好音乐人。2018年，一家叫做Indie Works的公司成立，目前已联合华语音乐厂牌近50家，覆盖独立音乐人800余组，协

助各厂牌完成了超过300场的Live-house演出和近100场次的大型音乐节演出。在保持音乐人和厂牌独立性的前提下，提供专业的企划、宣传、发行等综合服务，不仅可以让音乐人专注于创作，还能实现不同业务模块之间的联动。

乐队的夏天火起来是一个信号，它让音乐人知道了国内的年轻听众依然愿意欣赏、懂得欣赏好音乐，而不仅仅只会追星、刷榜。不管是流行、民谣、摇滚，还是少年创作、二次元、古风、电子音乐，只要是好音乐，都会有听众。这给中国音乐产业打开了一扇门，许多沉寂多年的音乐人被唤醒了。音乐人开始行动——比如，音乐人老狼选择亲自主持“麦田音乐”，推出“无疆界”计划，包括音乐人无疆界、厂牌无疆界和项目无疆界，希望呈现一个多元融合的音乐世界，首批启动的项目包括苏阳及8位音乐人的《黄河今流》，10首古诗词及11位音乐人的《心迹集》；刘堃与13位音乐人跨界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来自多个公司的音乐人汇集在一起，只是希望更好地在音乐上擦出火花。而他们的火花，也将是中国音乐的新收获。